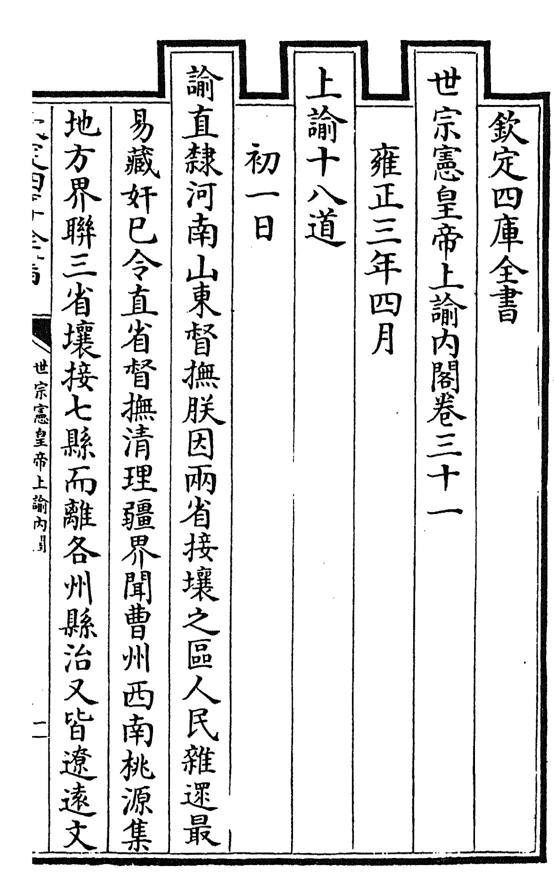
四庫全書

史部



世宗憲皇帝上諭内閣卷三十一

雍正三年四月

上諭十八道

初一日

諭直隸河南山東督撫朕因兩省接壤之區人民雜遝最易藏奸已令直省督撫清理疆界聞曹州西南桃源集地方界聯三省壤接七縣而離各州縣治又皆遼遠文

武兵役巡察難周此處尤為緊要爾等可各差幹員會勘應如何專委弁員撥兵彈壓及應歸其省管轄之處爾等會同詳議具奏

初二日吏部議奏原任翰林院檢討董玘准予終養奉

上諭部議董玘准其在籍終養俟親終服滿之日令其來京候補此語甚謬凡人誰無父母為人子者無不欲其父母常存今於伊告請終養疏內聲明親終服滿補用

為人子者聞之何以為情況該撫舉董玘為孝廉方正此人雖暫未錄用朕但願伊克盡子職常奉伊親耳似此不仁之語朕不惟不忍降旨亦不忍閲覽將本發回著删去此段具奏

初三日怡親王奏辭議敘奉

上諭王忠敬勤勞一心佐朕辦理政事三年以來實多裨益兹因議敘朕加封王一子為郡王以彰國家酬庸之典王宜祇遵前旨不必固辭

初四日安徽巡撫李成龍奏沈簡升逼姦謝氏不從致死擬斬監候秋後處決奉

上諭三法司核擬具奏謝氏之夫縱勒通姦氏守貞自矢終不為強暴所汙旋即自盡可謂節烈婦人中之超衆者殊為可嘉應加恩旌表以敦風化嗣後有如此等節烈之婦應作何加恩旌表之處著一併定議具奏

初九日

諭刑部朕每覽所奏罪犯案內多有僧人不法致干憲典

者為僧無清淨行行兇頑事則其非僧也必矣朕嘗覽釋教雖不足為治世理民之用而幻其身世遺其榮利有戒定慧之學有貪嗔癡之戒為說雖多總不出乎寡慾攝心戒惡行善四端為大要也為其徒者雖有為禪為律為講為持誦四種之不同然莫不以四端為之本尚有數種名僧非僧者飲酒食肉專為不法謂應赴謂馬流謂鑿頭謂挂搭謂闖棍謂江湖謂揑怪謂煉魔謂潑皮等僧名色皆敗壞僧教凡甘為非法者皆屬此等

輩也若是真僧必不犯法犯法必非真僧如前項諸名色之人若概以僧目之則苗莠弗辨而涇渭莫分矣朕非區區專為僧人正其名色葢核名實辨是非國家勸懲之法不可忽也爾部行文直省嗣後凡遇僧人犯法須按是何名色之僧人入案呈奏不得槩稱僧人字樣若是戒僧為干犯法紀之事朕已有旨必嚴加治罪

初十日

諭大學士等怡親王恪恭盡職夙夜匪懈贊襄國政披露

忠誠朕念茲勤勞特加封王一子為郡王以昭酬庸之典迺王具疏懇辭及見朕時復再三陳奏情詞諄切出於至誠朕亦難强用是姑允其請以成謙讓之美

又宗人府吏部因修葢官學遲延一案宗人府議將康親王允祺罰俸三年吏部議將工部侍郎薩爾納等各降一級罰俸一年奉

上諭宗人府吏部所議之事俱屬未當吏部既稱工部司官不領銀兩以致遲誤復稱堂官給領又行躭延等語

果係堂官已經給領堂官即屬無罪凡事應審其輕重斟酌允協議處合宜朕或予寛宥伊等亦知感戴若罪不至此漫加過當之處分則朕雖加恩寛宥伊等亦祗謂原係無辜不應獲罪即如康親王從前所犯之罪較此更重者朕已俱行寛宥若於此案如此議處則伊必將謂從前所犯諸大罪俱屬此類矣此特係徇庇康親王故貽朕以枉罰無辜之名以掩飾其從前諸大罪耳宗人府所議之本著暫收貯内閣衙門其吏部本著發

回另行分別議奏俟議奏之日將宗人府此本一併進
呈
又年羮堯奏都司張欽對敵傷指請令休致奉
上諭據年羮堯奏都司張欽與賊對敵右手受傷兩指殘
缺艱於騎射應令休致等語張欽雖兩指殘缺未必不
能辦事管兵遽令休致情屬可憫此中或有別故亦未
可定著該部行文岳鍾琪查明具奏
又湖北巡撫納齊哈奏原任糧道郭維新應賠銀兩

交該旗勒追奉

上諭郭維新因擅行改造糧船令伊賠還銀兩並非婪贓侵盜者可比著從寛免其追賠

十一日

諭大學士等天人相感之理至微而實至顯凡人果實盡誠敬自能上格天心人君受

天眷命日鑒在玆其感通爲尤捷朕自臨御以來敬

天之心夙夜警惕凡水旱災祲皆

上天譴責朕躬特示警戒內省行事之過愆詳察政治之闕失務期黽勉以回
天意用是上承
帝鑒有求輒應如今年三月十六日覽署山西巡撫伊都立奏摺知平陽地方三春少雨朕懷甚為憂慮祇告神明齋心虔禱續據伊都立奏報於十八十九二十等日得雨霑足三月二十九日覽河南巡撫田文鏡奏摺知開封一帶地方亢旱朕於四月初一日禱於神明竭誠致

敬刻不敢懈昨田文鏡奏報初三日開封四境果得時雨可見天人感通之理捷於影響益覺可畏可懼而不敢纖毫疎忽也但恐督撫大吏於地方水旱之事不速行奏聞則朕無從省戒以挽

天心致使旱澇成災閭閻受困此則地方大吏隱蔽之咎也嗣後督撫等於地方纔覺有水旱之事即據實速奏庶朕可及時修省祈求爾督撫等亦宜省咎思過勤求民隱勿徒為禱祝之虛文以飾愚氓之觀聽朕此旨並非

自謂精誠昭格欲以誇示於衆葢實有見於天人之際感應不爽呼吸可通有善天既降福則有過天亦必降罰惟有兢兢業業時存戒懼盡人事以仰邀天鑒顧日與諸臣交為勉勗而已

十二日

諭盛京將軍滿漢大臣大凌河副都統多索立衆城守尉等邇來盛京諸事甚壞風俗日流日下朕前祭陵時見盛京城内酒鋪即有千家平素但以演戲飲酒為事

稍有能幹者俱於人參內謀利官員等亦不以公務為事衙門內行走者甚少其聚會往來者不過彼此相請食祭肉嬉戲而已司官竟有終年不一至衙門者堂官亦置若罔聞再坐臺之人看守邊口俱係關東人伊等雖有押送罪人之差而當兵者全無當兵之實為官者亦無為官之道朕深知此等陋習雖降諭旨數次竟不悛改因此將將軍大臣內不及者革退另簡爾等補授爾等雖係新任但能留心細訪即便知之應將盛京陋

習極力整飭令其悛改復還滿洲舊日儉樸風俗勤學騎射武藝若有惡亂之人即加重處以儆其餘將軍大臣其欽遵朕旨與下屬官員同心協力各自黽勉力改從前陋習再盛京地方乃本朝創業之地關係甚重爾等將聚集惡亂之徒不時稽查應逐去者作速逐出境外大臣等若仍相推諉不實心効力朕訪聞治罪之時勿復怨悔

十六日奉

上諭朕向見工部所製器械類多粗率是以即位之後特
降諭旨此後細小工作該部即行置辦若工作稍大及
緊要物件俱應先行奏明造成之後奏請差人驗看前
因製造兵丁帳房錯悮朕曾降諭旨令製辦阿爾泰兵
丁軍器關係甚屬緊要朕意其必然盡心辦理昨製成
奏請驗看朕著夸岱來保查閱據二人回奏刀刃無鋼
盔有裂縫甲係市買粗鐵所造朕詰問廉親王伊即具
摺認罪情願賠補夫軍器所關至重朕既屢降諭旨伊

又奏請驗看而所製之物並不堅利若此其居心尚可
問乎朕與廉親王允禩分屬君臣誼屬凡弟今觀允禩
之於朕則情如水火勢如敵國朕嗣登大位念
皇考付託之重凡用人行政朝乾夕惕務求至當而廉親王
允禩處心積慮必欲自居於是而以不是歸之於朕朕
自反無愧何必與之較論但朕之是非有關
皇考之得失所以不得不諄諄辯白也廉親王允禩果肯實
心任事部務皆所優為論其才具操守諸大臣無出其

右者而其心術之陰險諸大臣亦無與之比者此惟
皇考與朕躬知之甚悉向因將允禩乳母之夫雅齊布置之
於法一案
皇考硃批諭朕衆兄弟有朕與允禩父子之義已絶之
旨後因允禩向朕再四哀懇云若將此
旨宣示則我實不可以為人矣朕彼時因將此
旨封固交内閣收貯是朕之所以矜全允禩者如是允禩全
不知感恩悔過專務沽取名譽邀結朕之臣下之心以

固其黨與敗壞政事豈知朕之政事伊斷不能敗壞惟有邀名結黨伊自罹其罪耳當日允禵將近到京允禩奏云皇上如此加恩允禵必然悅服及允禵到京狂悖妄為允禩又云此我未獲先寄書信於中途曉示之也觀此等言語則二人之相契可知何以允禵在京終日趨奉允禩允禩竟無一言勸其改過是誠何心設使當日允禵允禟俱留在京必致相濟為惡欲如今日之安寧無事其可得乎允禩每有罪過朕於諸王大臣之前

降旨訓誨視諸王大臣之意頗有以允禩為屈抑者允禩罪案甚多朕俱曲加寬宥並未治罪有何屈抑之處爾工部官員等受
皇考數十年教養之恩當念君臣大義為朕竭力盡心以圖報稱勿因允禩之甘言詭計為其所惑允禩故為小心謹畏於屬員則作噢咻體恤之狀其心實欲敗壞事務且知朕必能察出將衆人治罪以彰朕之苛刻俾衆人感伊而歸怨於朕其居心大抵如此爾諸王大臣盡能

實知允禩之非則其黨與自然解散允禩果能自知其非幡然改過盡為弟為臣之道則朕既得其是允禩亦歸於是豈非朕之深願乎無如朕心如此而允禩惟欲行其詐偽顯伊一已之是仍冀遂其大志使衆人議朕之不是以見

皇考之付託於朕為誤允禩雖具此深心大力但向既遇

皇考睿照燭奸之

聖父今又遇朕才力能與相當之凡不能逞其伎倆益自增

其愧恨耳雖然過而能改則無過矣朕仍望其改悔

又

諭大學士九卿等前日李鍾峩奏稱翰林為儲材重地自康熙四十五年至康熙六十年會試七科不分省分大小遠近每省俱有庶吉士查雍正元年癸卯科漢軍及河南四川進士無館選者雍正二年甲辰科蒙古及山西河南陝西四川廣東湖南廣西雲南貴州進士俱無館選之人請廣儲才之路等語朕侍奉

皇考朝夕敬聆

庭訓從未諭及政務所以館選庶吉士之事朕實不知朕即

位之後以培養人材最重翰林故加意詳慎隆科多曾

奏稱

聖祖時館選每省俱有庶吉士所以朕於雍正元年癸卯科

館選時試其文義觀其人品於僻遠省分之人亦酌量

選取又時諭教習之臣盡心訓迪迨後歷經簡擇及考

試文章其中惟江浙人文義實較各省為優因將各省

人員分用於内外各衙門而江浙人留館獨多雍正二年甲辰科館選亦詳加考試朕因以文義優者選為庶吉士於是山西河南等省進士遂多不得與選蓋翰林職司文章若以文義不及者處之則用違其才而其人或有他長反無以自見矣朕凡於用人行政無不審慎籌畫務求當理而選擇翰林更為留意實欲使人人勿枉其材各効所長庶國家得收器使之效豈計及於各省翰林之多寡有無也今覽李鍾峩所奏是必外人有

此議論故李鍾峩遂以入告朕甚嘉之大凡國家政事朕有不及見聞者若臣下不言朕何由而知朕正欲爾等盡心陳奏朕因得以察其所奏之是否是則改而從之否則亦可以朕意宣示爾等使天下之人曉然共白不致妄生議論嗣後館選庶吉士或應考試文義選取或應每省額選幾人或應分為南北兩院向來教習止派滿漢各一員今若按省分各選庶吉士或亦按省分各設教習可乎至各省未得館選之進士中或有文義

可充翰林之選者爾等確有所知即行舉出毋使人有
逸才之論爾大學士會同九卿詳議具奏

又

諭内務府今年京城附近地方雖雨水霑足然山東河南
兩省尚未得雨進膳餚饈宜為撤減著每日只用菜蔬
二器餅餌二器滿菜二器用榼盛貯進御餘物一概不
用

十八日

諭戶部朕撫育蒸黎務期休養寬裕俾咸臻安阜故於各省雨暘節候時時咨訪體察無刻少釋於懷近聞河南山東春雨稍缺朕心深切軫念雍正元年七月曾降諭旨將河南省康熙五十九年至六十一年分緩徵未完錢糧山東省康熙五十八年至六十一年分帶徵未完錢糧俱著停徵一年雍正二年二月復念二省去歲秋成雖稔百姓元氣方復舊欠新徵恐難兼顧又令該撫將實在民欠分作三年帶徵以紓民力今二省春雨未

足民氣未能舒暢朕念本年正供方竭力輸將而分年舊欠復欲及時完納民力未免拮据用是再沛恩澤著將河南省康熙五十九年至六十一年帶徵錢糧并雍正元年未完民欠俱從雍正二年起限寛作五年帶徵山東省康熙五十八年至雍正元年帶徵錢糧為數更多著從雍正二年起限寛作八年帶徵爾部速行文該撫查明實在民欠數目按照年分以次帶徵俾閭閻納賦舒徐以副朕勤恤民隱至意倘有不肖有司不按年

限預行徵比者即指名題參從重治罪其已收在官者速飭起解毋令借端牽混以致侵蝕虧空爾部即遵諭行

二十二日

諭大學士等朕從前將御前侍衛揀發年羹堯處特欲其効力軍前遇有緊要事務備其驅策並非供伊之隨從也乃伊將朕揀發之侍衛不用於公務俱留伊左右使令帶至西安以侍衛擺對前引後隨又令侍衛為伊墜

鐙是誠何心況

聖祖時富寧安傅爾丹處皆有揀發侍衛從未聞將軍等將侍衛作奴隷使令也督撫並無跪接大將軍之例伊去年來京陛見又未帶有大將軍勅印而途中令總督李維鈞巡撫范時捷等跪接是誠何心伊係征勦青海將軍青海之叛逆王台吉等則可令其下跪至並無罪犯蒙古王等亦令下跪可乎況阿寶係札薩克郡王本朝之額駙亦竟令其下跪伊如此僭越無知是誠何心爾

等行文年羹堯令其明白回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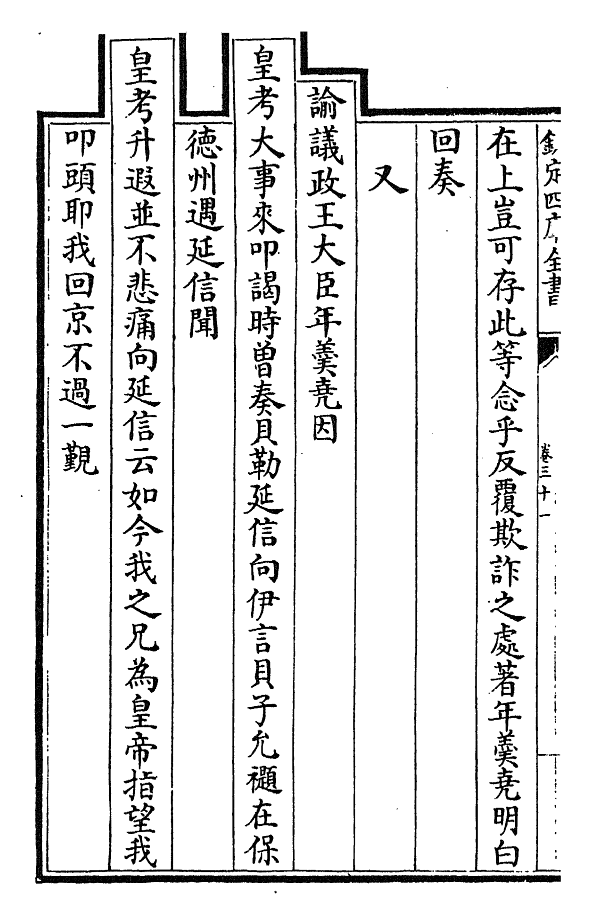
二十八日奉

上諭沈竹戴鐸乃朕藩邸舊人行止妄亂鑽營不法暗入黨與造揑無影之談煽惑衆聽累朕聲名怨望譏議非止一端朕隱忍多年及登大寶知此二人乃無父無君之輩寛其誅而棄之不用年羹堯奏請將沈竹帶往軍前効力戴鐸在

皇考時密奏年羹堯謀反之心在朕前亦曾奏其欲反朕曾

將此事向年羹堯言之年羹堯在朕前亦極言戴鐸為人之不堪及朕將戴鐸解退發與年羹堯軍前効力年羹堯並不令其効力且與寛大房屋居住資助盤費朕問年羹堯戴鐸在軍前用度出於何所年羹堯奏云總督滿保曾與戴鐸銀三千兩今朕命戴鐸來京臨行時年羹堯又向戴鐸云傅鼐奏稱滿保給爾銀一千兩此戴鐸之口供也朕藩邸屬下人中可用者惟年羹堯傅鼐二人論才情年羹堯勝於傅鼐論忠厚年羹堯不及

傅鼐伊二人素日不和朕所悉知昨年羮堯過保定向李維鈞言皇上今用傅鼐則耳目雜矣若人能雜朕之耳目則百爾臣工皆可雜朕之耳目矣但人未必能耳年羮堯尚不能雜朕之耳目傅鼐一人豈能雜朕之耳目乎今據戴鐸此事年羮堯欲以傅鼐雜朕耳目之名歸之於朕乎是何心也朕實不解爾等報復私怨忍不顧朕用人行政之聲名耶不然年羮堯之為此言者欲加朕以聽信讒言之名而掩其悖謬負恩之過耶昭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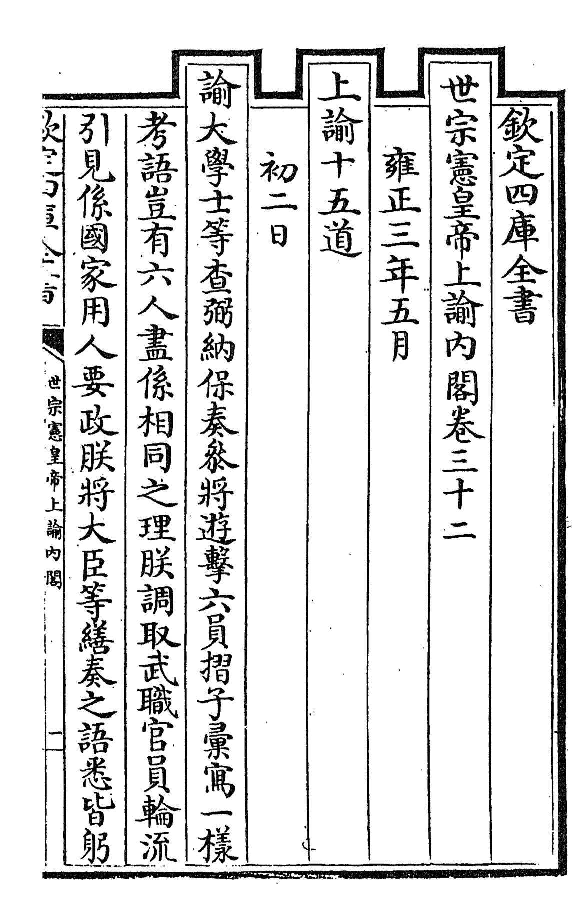
在上豈可存此等念乎反覆欺詐之處著年羮堯明白回奏

又

諭議政王大臣年羮堯因
皇考大事來叩謁時曾奏貝勒延信向伊言貝子允禵在保德州遇延信聞
皇考升遐並不悲痛向延信云如今我之兄為皇帝指望我叩頭耶我回京不過一覲

梓宮得見
太后我之事即畢矣延信回云汝所言如此是誠何言豈欲
反耶再三勸導允禵方痛哭回意朕聞此奏頗訝之及
見允禵到京舉動乖張行事悖謬朕在疑信之間去冬
年羹堯來京陛見朕問及此事何以未見延信奏聞年
羹堯對云皇上可問延信彼必實奏朕言伊若不承認
如何年羹堯奏云此與臣面語之事何得不認朕因諭
問延信延信奏稱並無此語及延信至西安朕又令年

羮堯面訊之年羮堯回奏云今延信不肯應承臣亦無可如何等語此事著岳鍾琪石文焯二人面視延信年羮堯對質明白回奏



世宗憲皇帝上諭內閣卷三十二

雍正三年五月

上諭十五道

初二日

諭大學士等查弼納保奏叅將遊擊六員摺子彚寫一樣考語豈有六人盡係相同之理朕調取武職官員輪流引見係國家用人要政朕將大臣等繕奏之語悉皆躬

自抄録又將朕看閱之處亦逐一記於該員名字之旁為將來用人之據且各省大臣之所保奏亦得見其公私令查弼納怠忽至於如是伊從來未嘗有此盖因將伊姻戚蘇努治罪心懷怨望以致如是耳著將此摺一併行文訊問查弼納

初四日

諭吏部月官條奏原欲觀其人之存心令漸有將地方闕係事務條奏者伊等乃新進小臣恐或受人囑託或將

條奏事件在外聲揚云我曾於引見時條奏某事以沽虛名或刻入文集亦未可定如有此等漏洩情弊一經查出必治以重罪爾等即明白傳諭嗣後月官考試履歷令其密封進呈

十四日

諭吏部前年羮堯奏稱陜西郃陽縣有鹽梟甚是兇惡必得用兵彈壓遂調集兵丁令河東運使金啓勳前往料理金啟勳不告知該處人民竟率兵驟至郃陽縣地方

黑夜圍其堡子致無知男婦人等多驚惶無措有自縊投崖跳井而死者范時捷先經摺奏朕將范時捷原摺發與年羮堯令其明白回奏而年羮堯希圖朦混反奏稱並未傷損一人金啓勲料理此事甚屬妥協追范時捷再行摺奏復令年羮堯查明令始將金啓勲領兵圍堡逼死人口名數奏聞金啓勲附合年羮堯生事擾民甚屬可惡着將金啓勲革職拏問並將范時捷年羮堯奏摺發與史貽直高其佩等查明嚴審定擬具奏

十六日奉

上諭朕軫念民生蠲租賜復不過行吾心之所安使斯民共沾實惠並無一毫市恩之念欲以崇尚虛名也前蠲免江南蘇松兩府浮糧彼處士民感激朕恩為朕祈福聞有誦經立碑蓋造龍亭聚會演戲者雖或出於愛戴之誠然實非矢報君親之理朕所望於天下者祇欲各安職業端本務實以生以養庶幾家給人足共享昇平仰報我

皇考之付託耳以云祈報莫大於此至於誦經禮懺諸事皆為粉飾虛文即謂頌禱致慶亦於朕躬毫無所益且聚衆演戲蓋造碑亭非徒糜費金錢兼恐有不肖官吏及里胥人等借名私派乾沒肥己貽累小民俱未可定此等陋俗

聖祖仁皇帝久已洞悉屢曾降

諭旨禁止及朕臨御以來曉諭天下人民務本重農力行節儉而聚衆演戲諸事更屬奢靡浪費蘇松士民習於華

侈令又為此虚文以祈朕福甚非朕意朕實惡之著該督撫嚴行禁飭其碑亭建造之處槩行停止仍遍諭士民各歸本業以副朕懐嗣後仍有此等浮華之舉朕必嚴懲以法

又奉

上諭制錢乃日用必需之物務使遠近流通始便民用京師錢局每歲鼓鑄則制錢應日加增今雖不致缺乏而各省未得流布民用不敷是必有銷燬官錢以為私鑄

者且聞湖廣河南等省私鑄之風尤甚為此特頒諭旨著直隸及各省督撫申飭該地方官密訪查拏嚴行禁止毋使奸徒漏網倘稽察少疎仍蹈前獘一經訪覺定將地方大小官吏分別治罪該督撫不可視為具文當實力奉行嚴加禁緝其私鑄治罪之例當何如嚴定律條著三法司詳議具奏

又

諭大學士等從前松江提督高其位署理江南總督印務

時年羹堯奏
聖祖仁皇帝云高其位年老衰憊兩耳重聽貪位隱飾遺誤
地方不應畀以重任是以
聖祖仁皇帝降旨罷其署理之職及朕即位猶記年羹堯之
言特召高其位來京陛見朕視其為人老成忠厚善氣
迎人雖已年老精力猶可任用適值年羹堯在京遂令
伊詢問高其位覼汝筋力尚可為朕効數年之力不得
固辭目下現有鑾儀使一缺旗下都統一缺著高其位

量其力之所能或願在京効力或願仍回松江提督之任令其自行陳奏比時高其位奏稱都統事務向來不甚熟練至於鑾儀衛又無可効力之處等語朕因其陳奏遂令仍回松江此乃出自朕加恩於老臣憐恤高其位之意並非年羹堯贊助之力揣年羹堯必隱其從前之忿効反市德於高其位而高其位不知亦以為出於年羹堯贊助之力也去年高其位奏進松江漁船所獲玉寶朕賞以四團龍補服等物又適值年羹堯在京必

又向高其位居功冀其感激聞年羮堯將蘇州一無賴小人王廷貴薦與高其位高其位不察其能否不驗其騎射即授以把總未幾又特拔為千總此事在向時外省督撫提鎮中皆所不免年羮堯尤視為常事但高其位向被年羮堯所條及朕加種種之恩皆特出朕意與年羮堯毫無干涉而年羮堯攘君恩以為己功高其位遵私囑如奉公令即此見年羮堯之巧詐營私隨處要結而内外臣工之為所愚者不少矣朕特為發年羮堯

之奸巧非罪高其位也以上情節著高其位明白回奏
其所薦王廷貴著高其位速遣來京朕親自閱看

又

諭內閣江南浙江海塘已差尚書朱軾會同江浙巡撫查
勘估議具奏但沿海黎庶全賴堅築海塘捍禦潮汐得
以保全生聚事關民瘼朕時刻在念若塘工遲誤則海
濱之人未能安居樂業所派効力人員雖經赴工惟恐
遷延時日驟難告竣亦未可定著巡撫張楷法海等星

速遴委幹員動支司庫錢糧立限堅築剋期報完務使永保安瀾毋得因循延緩亦不得草率塞責貽誤民生

又刑部等衙門議麗登雲打死林榮一案僉都御史吳隆元兩議具奏奉

上諭麗登雲打死林榮一案吳隆元另議情由毫無合理之處即如律載官司差人捕獲罪人聚衆中途打奪殺人及聚至十人為首者斬監候等語是中途打奪殺人者即應擬斬若聚至十人即不殺人亦擬斬律載甚明

令此案麗登雲明係中途打奪殺人何得稱為所糾之
衆止有三人與聚至十人有間遽以應照鬭毆殺論兩
議具奏令詰問吳隆元兩議情由曾否與法司大臣商
酌初則奏稱曽説與刑部書吏後又奏稱兩議之處曽
向尚書塞爾圖言之在朕前奏對之語自相悖謬況吳
隆元身為僉都與各道御史不同即所見甚確亦當與
法司諸大臣虚衷推詳以期平允今所議既與律例不
符又於情理乖謬徒自貽恥安能顯其所長且吳隆元

平日稱隆科多為柱石大臣又將年羹堯所薦落卷故意在年羹堯之前極力贊賞看其行止不過趨承附勢希圖儌幸殊不知生殺之權操之自朕伊所逢迎之人何能保全伊之身名似此假作剛方之態陰為奸險之謀朕豈肯姑容著隆科多查審具奏

十七日

諭大學士等從前年羹堯所奏事件朕所降諭旨並硃批諭旨甚多有交部者亦有未曾交部者其前後所奏事

件每有互相舛謬之處爾等行文年羮堯著將諾穆渾等帶往杭州一切年羮堯所奏事件奉朕所降諭旨並硃批諭旨俱著察明具奏俟察明具奏時將伊等如何措置之處著年羮堯具奏請旨至去冬年羮堯奏請帶往補用人員内惟侍衛渣爾護係奉旨發去之員其餘有請託年羮堯帶往者有年羮堯自欲帶往者此内亦有將督撫大臣官員子弟帶往者亦有欲作質當帶往者是以有感激年羮堯之人亦有怨恨年羮堯之人著

伊等各將帶往緣由請託情節并年羮堯所行事蹟聲明繕寫摺子俱交與岳鍾琪轉奏倘有不能聲明情由者俱著仍隨年羮堯前赴杭州學習高其倬之弟高其倸著令回京至於前歲朕揀選發與年羮堯之侍衛俱係

皇考時所用在朕左右隨侍之人特欲伊等効力軍前黽勉勤勞並非令為年羮堯厮役而供其驅使也伊等至彼貪其資財為年羮堯前引後隨且為墜鐙竟似奴僕聽

命而行伊等既甘卑賤如此即令跟隨年羹堯前往杭州至杭州時將伊等如何措置之處著年羹堯具奏請

旨

又

諭戶部去歲江浙海潮冲溢沿海塲竈淹没之處甚多兩淮鹽政所屬地方經噶爾泰奏聞朕即發帑賑恤并將雍正元年二年竈戶未完折價銀四萬餘兩悉行蠲免其兩浙鹽政所屬地方該廵鹽並未將被災之處題報

今謝賜履摺奏去秋海濤飄決情形兩浙與兩淮無異
朕一視同仁務使率土均霑膏澤著將華亭婁縣上海
海寧餘姚蕭山慈谿等縣雍正元年二年未完場課銀
兩悉行蠲免該鹽政通行曉諭俾各場丁戶人人得霑
實惠將已未完場課數目確查報部倘有不肖有司將
已完作欠或借端朦混私行重徵者即指名題叅若通
同隱匿後經察出將該鹽政一併從重治罪該地方督
撫仍嚴加稽察毋使吏胥中飽以副朕勤恤窮丁普濟

同仁之至意爾部即遵諭行

十八日

諭大學士等山東曹州知州朱惟鈞居官聲名甚劣毫無愛民之心火耗竟加至二五如此劣員何以尚留任所並未題參著陳世倌明白回奏

二十日

諭大學士等頃將年羮堯解退大將軍總督職任補授杭州將軍陝西通省漹漢兵民羣稱得命復見天日靡不

懽忻相慶乃聞年羮堯繫戀總督職任又設法揚言將行李發往巧圖仍留原任自負為良臣欲加朕以遺棄功臣之名眩惑營求彼處兵民人等年羮堯既負朕恩辱朕顔面致衆共憎惡若此尚復繫戀營求誠為不識羞耻者間有愚人或貪圖年羮堯財物或仍畏年羮堯威勢代為具呈朕必照逆黨例從重治罪斷不寛宥年羮堯應交岳鍾琪事件著作速交代急赴杭州任所將此行文岳鍾琪及該撫等令其知悉

二十五日

諭禮部前博爾多來京陛見奏稱僧人宏素處有朕昔年

賞賜金剛經一部上有朕所製序文今欲刊刻流傳朕細思向來竝無此事因命博爾多將此經取來閱看昨日爾到文與字俱非朕筆且將朕名皆書寫錯誤甚不可解聞宏素已經身故其同寺僧人必有知其由來者著即行文問明具奏不必嚴拏拘禁前令各處呈繳御筆伊等既将此序認為御筆何以不行呈繳若以為非御

筆何以不行詳察亦著問明朕在藩邸時因府第與栢林寺相近閒暇之時間與僧人談論内典並非以僧人為可信用也况今臨御天下豈有容用僧人賛助之理近日直隸宣化府江南蘇州府等處竟有僧人假稱朕旨在彼招揺生事者已經發覺懲治此等小人行為皆於朕之聲名大有關係爾部不可不嚴行禁飭若再有此等著該地方官訪拏叅奏毋得踈縱年來各處呈繳御筆令限期已滿尚有未繳者所繳之内亦有假筆混

雜者朕俱從寬不行深究令又有金剛經序文之事爾
部可嚴行各省以文到之日再限一年務令全繳倘再
有隱漏定行治罪

二十六日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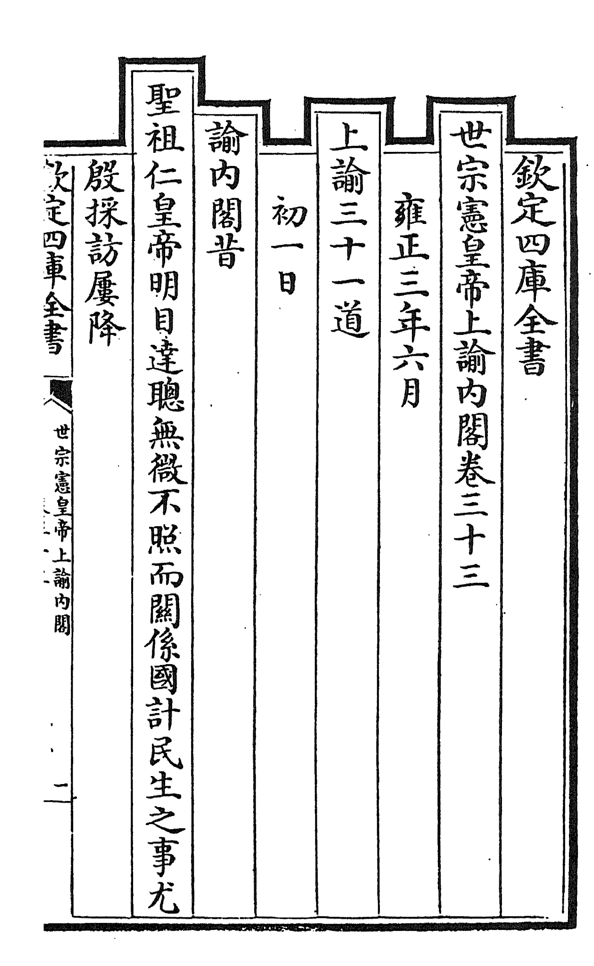
上諭盛京習氣甚屬不堪俱因蘇努為將軍八年㑥徇無
知小人之心沽取虛名私恩小惠逞其機詐惟利是圖
毫無裨益地方軍民之處敗壞盛京風俗即將蘇努粉
身碎骨不足以盡其辜非有為國家實心効力之大臣

盡心竭誠大加整理不能挽回風俗著都察院左都御史尹泰帶伊原品級往盛京署禮部侍郎兼理府尹事務

二十八日吏部兵部議將妄行叅奏金南瑛之將軍年羮堯革職奏

上諭此係年羮堯總督任內之事並非將軍任內之事乃吏部應議者與兵部無涉若果以將軍係兵部職掌即應請旨交與兵部而吏部可不必會議今並未請旨含

糊專擅會同兵部議革年羹堯將軍之職具奏特預先立意徇庇年羹堯耳如此巧為殊屬不合隆科多等著交與都察院嚴察議奏將本發回仍令吏部議奏



欽定四庫全書

世宗憲皇帝上諭内閣卷三十三

雍正三年六月

上諭三十一道

初一日

諭内閣昔

聖祖仁皇帝明目達聰無微不照而關係國計民生之事尤

殷採訪屢降

諭旨令內外臣工各抒所見不時條奏無非欲洞悉下情興利剔弊以期治臻上理也在廷諸臣不能仰體聖懷往往挾私自利未見有剴切敷陳裨益政事者如科道等官之章奏或請開例捐納或請開設礦廠或請節省錢糧種種假公濟私之處不可枚舉皆在聖祖仁皇帝洞鑒之中故近年來條奏之事聖心裁擇其可行者見之施行其不可行者槩置勿用而言官之不得遂其私者反有

聖祖仁皇帝不甚納諫之妄議此等小人情狀朕在藩邸知之甚悉疾之甚深故臨御以來諄諄告誡期其各矢公忠直陳無隱夫條奏者原欲上以匡君下以澤民非為臣子沽名之具也朕原有旨即密奏中朕不行者若有真知灼見力懇施行仍准其露章陳奏非必止於密奏也因念諸臣之欲進言者或有所顧忌或有恐招怨尤或有牽制之情或有不便顯言之處故令各人密封進呈其中言有可採招怨結冤者朕將摺內職名裁去發

出或令諸臣會議或即見諸施行而外間不知何人所奏其所以如此者無非欲人人盡其所言無所瞻顧迴避而朕得收聽言之實效於治理大有裨益之意也乃有詐偽之人見其所奏既行而誇耀於人者亦有因裁去銜名無可稽考竟將他人陳奏之事而據為已有者亦有謂出之自朕託言諸臣而實非諸臣之條奏者種種浮言深可痛恨現今已發之條奏正多諸臣不妨自已直認某事係我所奏倘目今不肯明言日後私相誇

耀或攘人之名以為已有或貪天之功以為已力朕則不能聽其肆行巧詐而置之不問也又常見人文集中有擬稿未上之奏疏夫既有此疏何以未上既云未上何故存稿此乃欺罔之徒内懷詐偽外託忠誠遇事不敢直言故飾虚詞傳播人口以欺世盜名無恥之甚且更有以特恩施行之事而冒為已功者如蠲免蘇松浮糧一事係戸部所奏恩自朕出並無一員條陳近聞有人自稱為彼之密奏者人而無恥至於此極即原任大

學士王掞先每向人言曾在

聖祖仁皇帝前摺奏此浮糧之事未蒙允行昔

聖祖仁皇帝時諸臣密奏之摺皆在宮中朕一一查閱並無

此條陳王掞受

聖祖仁皇帝恩遇數十年官至台輔而於此事欲自沽美名

遂揑造此語以不美之名歸之

聖祖其負恩悖義存心狡詐一至於此王掞之子王奕清發

往軍前不思効力乃多方諂媚年羹堯懇其在朕前奏

令回京朕察其偏徇不允所請伊次子王奕鴻原係情
願赴軍前効力者亦賄囑年羹堯奏請懇以道員補用
朕亦未允王掞有何所見朕於年羹堯惟言是聽而為
此姦巧之舉也昔日
聖祖仁皇帝深知王掞之罪念係大臣曲加寛宥王掞乃不
知感恩悛過而如此行為尚得謂無玷為臣子之分誼
乎王奕鴻父子藐視朕躬鑽營年羹堯甚屬可惡著將
王奕鴻發往軍前與王奕清一處効力朕念為政之道

首在得人故自即位以來於文武大小臣工皆留意簡選而於伊等陛見之日必召入面詢親加訓誨欲其潔己奉公勤修職業謹守法度愛養兵民往往丁寧誥誡至再至三無非諭及內外事務及勉勵官方之語而諸臣出外每每任意增減多方粉飾以誇示於衆竟有與原降諭旨甚不相符者此皆大有關係著凡文武官員曾經面奉諭旨除不能記載者俱將訓旨一一詳細將年月日一同繕寫進呈內外文武大臣著自行封進其

不應摺奏之員著封固交與該上司轉奏自今以後凡面奉諭旨者亦俱著繕寫進呈若不繕寫進呈但私相傳播及私自記載者即係假揑旨意定當從重治罪

初二日奉

上諭原任工部製造庫司庫吳達壽補授戶部司庫朕令詢問廉親王允禩吳達壽居官操守如何允禩理應訪問明白回奏乃只以不曾趕上一語推諉及再令訪問吳達壽原任內操守如何及戶部司庫之缺應用伊否

允禩又只將問過郝林幾句浮泛之詞搪塞仍不據實回奏其意以為若不保恐吳達壽銜怨若保又恐干連自己如此小事尚懷兩端可見其姦偽之心始終不改矣且無論君臣大義即兄弟之間受託訪問一事亦當盡心為之假若允禟交託之事允禩肯如此推諉耶令朕當面詢問尚不肯說著九卿會同宗人府將吳達壽可用不可用之處詢問允禩務令說出

又

諭兵部陝西四川雲南進藏官兵朕從前俱已加恩議叙其康熙五十九年得藏之後四川雲南兩省官兵駐防藏内及察木多各處地方者久著勤勞甚屬可嘉至今尚未議叙爾部行文岳鍾琪高其倬各將駐防官兵查明報部交與議政處即行議叙

初四日

諭大學士等本朝各省土司俱畏威懷德甚為恭順間有一二梗化者皆由地方文武大吏調劑失宜之故今春

年羹堯奏稱四川雜谷及大小金川等土司頗有不法情狀朕即知此必年羹堯希冀其多事欲借此名色得以久操大將軍之權固留川陝總督之任耳年羹堯若不速離川陝則川陝必至多事是以決意將年羹堯調往杭州未幾南坪壩之事果已安帖兹據岳鍾琪所奏雜谷金川沃日等土司又已悦服彼此和輯矣此諸土司向日皆因年羹堯辦理不公以致互相讐殺今岳鍾琪遵朕諭旨辦理有方寧番息事殊屬可嘉著交與該

部議敘其條奏土司襲職之處著內閣九卿會議具奏

初六日

諭內閣署總督岳鍾琪總督高其倬楊宗仁孔毓珣河道總督齊蘇勒提督吳陞魏經國在

聖祖仁皇帝時服官有年勤勞素著自朕即位以來又能潔已奉公深知大義不附邪黨不事鑽營居官行已俱屬可嘉應沛殊恩以風有位岳鍾琪高其倬楊宗仁吳陞魏經國著加太子少傅銜孔毓珣齊蘇勒著加兵部尚

書衘以示朕嘉奬優眷之至意

初七日奉

上諭目今天氣炎熱紫禁城内凡該班處之領侍衛内大臣前鋒統領護軍統領護軍參領侍衛班領侍衛以至護軍校等有年逾六十五歲者俱著停其直宿之班伊等所該之班令年少人代爲直宿有應行奏請派出者即著奏請派出紫禁城内凡守門看堆子之護軍等有年逾六十歲者亦著停其直宿之班伊等之班令年少

護軍等代為直宿俟過三伏至秋涼時再令各赴該直宿之班天氣炎熱早晨大臣等奏事出入之際看門之護軍等令其照常穿衣至午後脫袍繫帶稍為納涼亦可

又

諭大學士九卿等年羮堯如許大罪顯露而伊子年富年興等尚毫無畏懼之形若伊父果有冤抑之處應分晰代奏若無冤抑之處則應竭誠効力以贖伊父之罪乃

並不如此行事但隨處為伊父探聽音信憤怨之情見於顏色年富年興原甚不堪俱著革職交與伊祖年遐齡供伊侍奉倘仍不悛改定行正法再隆科多之子玉柱行止甚劣亦與年富年興相同玉柱著革職交與伊父隆科多

又

諭吏部等衙門年羮堯在任種種僭妄曾經降旨詢問令據年羮堯奏稱伊為大將軍所行之事俱循照俗例而

行等語昔年用兵有諸王掌大將軍印者有大臣掌大將軍印者惟允禵妄自尊大種種不法我朝大將軍如此行事者從未之聞也年羮堯不但踵而行之且殺戮過焉令乃云循照俗例夫允禵所行悉僭妄非制豈可云例假若云例則係國家大將軍之定制豈可云俗此語狂悖已極在年羮堯職分即當年諸王掌大將軍所行之例伊尚且不應比擬而乃效法允禵狂妄不法之舉是誠何心著年羮堯明白回奏又據年羮堯奏稱戴

鐸將主子在藩邸時所批摺子一扣面與臣看臣恐其在外招摇生事所以敬收臣處令附摺恭繳等語戴鐸昔年曾具稟摺語甚妄亂朕彼時手批切責之朕昔日之居心守正安分即此所批數語可見令將戴鐸原摺及朕手批發與九卿公同閱看不知此所批之語有何可招摇之處而年羮堯奏摺中故意隱約其辭以啟天下之疑不知何心朕藩邸門下之人向者惟年羮堯與戴鐸二人肆無忌憚曾在朕前敢作不法之語昔日年

羹堯啟摺中有云今日之不負
皇上即他日之不負王爺之語彼時朕手批切責有云爾此
語真亂臣賊子之言觀今日之負我知他日必負
皇父之諭朕欲將其啟摺參奏於
皇考之前因伊再三懇求而止伊父年遐齡可憑著年羹堯
將伊啟與朕當日之批諭繳上恐存伊處招搖朕當日
不即參奏此二人者因思二人居心陰險叵測各處結
黨狂妄悖逆且年羹堯又係明珠之孫壻或欲希此發

露以誣陷朕朕豈肯墮其術中耶況沽名邀譽之事又朕所不為是以切責批發直書朕之衷曲即付本人收存以為憑據朕深知戴鐸行止妄亂罪實當誅而近日不將戴鐸置之於死者實恐年羹堯等奸邪小人加朕以殺戴鐸滅口之名也著問年羹堯朕昔所批伊之啟及朕所行之事所諭之言或戴鐸向伊曾如何說朕果有一言一字不可以對今日之臣庶者乎俱著年羹堯據實具奏庶使天下人共見之又據年羹堯奏稱既不

敢久居陜省亦不敢遽赴浙江令於儀徵縣水陸交通之地靜候綸音等語朕前降諭旨令速赴杭州新任令逗留中途曠廢職守遷延觀望不知何心亦著明白回奏其回奏摺内凡支吾掩飾及未經回奏之處俱著年羮堯一一分晰明白回奏至九卿等所議草去一切職銜追回恩賜等物鎖拏來京嚴審正法之處俟年羮堯回奏到日再行請旨其年羮堯所繳戴鐸之摺仍發還與年羮堯去

又吏部將妄叅金南瑛等員之原任川陜總督年羮
堯議罪具奏奉
上諭所議甚屬悖謬年羮堯所犯之罪甚多雖即行正法
亦不足蔽其辜並不在此一事朕交此事即當就此事
定議乃任意妄議處分過當又議將朕所賞之物盡行
收回是比照何例耶前議既屬徇庇今議復爾過當料
想他人斷不敢如此定議此乃隆科多有意擾亂之故
隆科多著交與都察院嚴加議處此本仍擲還吏部另

議具奏

又河道總督齊蘇勒保題陳琦等補授主簿等缺吏部議駁具奏奉

上諭部議陳琦等五員或册内無名或與册互異與例不符應無庸議等語如册内無名與册内互異理應行文該督詳查果有情弊即應議處豈可如此朦混議結乎所議朕全不解將本發回再議具奏

又

諭順承郡王錫保等時值盛暑爾等同兵部尚書孫柱都統范時捷於明日會同三法司除欽交人犯及斬犯絞犯外凡現審人犯内有應釋放者即行釋放著刑部繕本具奏其部議枷號送門之人亦著取保釋放俟處暑後補行枷號

初九日

諭大學士等各直省督撫提鎮舊例俱有頒發王命旗牌所以重節鎮之權崇天室之威也但傳守既久或遇地

方阜濕蟲蛀漆剝或因歷歲滋多形製毀敝而該督撫提鎮等以旗牌損壞例當叅處但藏之神笥不敢修整甚有預防損壞將所頒旗牌收貯照樣另造者尤為不可嗣後各督撫提鎮所頒王命旗牌務須加謹收護勿致損傷亦不得另造其有地方卑濕歷歲滋多不免蟲蛀漆剝形製毀敝者從寛免其處分聽其一面照式整修一面咨照該部

十一日奉

上諭隨年羹堯往陝西之二等侍衛施景範畢暎三等侍衛楊恒甯宏道周儀藍翎陳光祖六十五候補知縣陸綱候補同知闞聯璧九人俱著回京主事丁松三等侍衛袁士弼編修汪受祺胡彥穎金以成檢討竇啟瑛揀選知縣戴維賢馬世輝候補知縣王倓佟世祚朱廷峸揀選知州汪元祐候補知府高璥許登瀛十四人俱著隨年羹堯前往杭州此十四人與從前隨去之人并岳鍾琪現令差送之唐光稷等七人俱交與浙江地方官

不時查察倘有絲毫多事之處該撫即指名題參此內汪受祺奏稱父母年近八旬現居京師伊父雙目久已失明伊母兩足不能行動等語汪受祺既有此情節從前年羹堯帶往時何不據實告辭直至今日始將此情懇求又不將年羹堯所行之事參奏明係袒護年羹堯著行文浙江巡撫問明汪受祺具奏

十四日兵部議准直隸總督李維鈞奏請大城營守備員缺將藍翎侍衛張大烈補授奉

上諭各省所發藍翎侍衛皆係藍翎侍衛中之平常者故命於外省補用此等應於不緊要之缺題補至分與各省年滿千總皆選騎射嫻熟者命往令其題補並非命往令其學習也若果騎射較前生疎該督理應題參李維鈞從前並未將許印等參奏令遇缺出始稱此二人騎射尚未嫻熟反將藍翎侍衛張大烈題補此内必有情由許印苗世忠著調來引見

又

諭兵部從前功加人員雖指有應補之缺因人多缺少至老不得錄用又無俸禄錢糧以致衣食匱乏之情甚可憫又因不給俸禄錢糧無從稽其真假即頂替之弊所由生也現在此等功加人員應作何錄用不致壅阻作何給與俸禄錢糧留營差操以杜頂替之弊著九卿詳加確議具奏

又山東廵撫陳世倌保題棠邑縣知縣何多學等請補武定州知州等缺奉

上諭朕從前曾諭各省文武大吏令具密摺薦舉賢員陳世倌曾遵旨密薦知縣二員昨又具密摺奏稱現有直隸州缺臣從前密薦之員不敢再行保題令此本内又另題何多學等朕從前並無密薦人員不許明題之旨况從前既可膺密薦今遇缺自應保題若云曾經密薦遇缺不行保題是密薦反阻賢員上進之路甚屬非理陳世倌所辦事件每每悖謬朕殊不解將原本發回著另行具奏陳世倌從前密薦之人不行保題之故亦著

聲明具奏

又奉

上諭大臣妻病故雖無賜卹之例但大學士富寧安在軍前効力年久令伊妻病故著派出內大臣一員侍衛十員奠茶賜內庫銀五千兩著大學士嵩祝侍郎常壽監看辦理出殯時鑲藍旗文武大臣官員俱著往送交與該部致祭一次

十七日

諭大學士等朕即位即聞葛繼孔行止不端但未見其人是以曾降旨密問江南總督查弼納據查弼納奏稱葛繼孔辦事勤慎其才尚可用又問何天培亦云其人無甚大不好處尚知敬畏從事朕又細察二人皆為其所愚故解其臬司之任調為內閣侍讀學士此朕欲親加試看之意也後見年羮堯參奏之摺遂將葛繼孔改授鴻臚寺少卿乃葛繼孔於年羮堯來京時又私往納賄請託及朕降旨詰問始一一供出云向原認識年羮堯

去冬年羮堯入京向臣攜手叙舊云爾是辨識古玩之人令番從江南來應送我幾件古玩且來見我臣因將銅器磁器書畫共十二件差家人送去羮堯隨約臣往見又云我久知你才情肆應今後自當留心照看但還要送我幾件古玩臣又將玉器字畫共五件差人送去前後俱交羮堯家人魏之耀收受等語葛繼孔人品不堪夤縁年羮堯至今尚各處鑽營殊屬可惡著革職發與李成龍閉濬安慶府河道工程効力若少推諉必治

以重罪至年羹堯始以正人自居參劾葛繼孔為匪人繼又與之慇勤親密索取古玩許為留心照看著行文年羹堯伊自己係正人之流與抑匪人之流與葛繼孔之古玩果正人所當索取與且如何照看如何留心之處著一一明白回奏年羹堯原參葛繼孔摺底一併抄發又年羹堯摺內稱陳瓆乃伊所薦因伊奏薦葛繼孔一事與陳瓆遂絶往來等語陳瓆之清操乃

聖祖所久知亦舉朝所共曉昔曾為四川學道與年羹堯同

城而居無交辦之事是以不疾之已甚耳後絕往來定係陳璸絕年羮堯非年羮堯絕陳璸也年羮堯欲借曾薦陳璸以沽名真無恥之極此事亦不可不辯

十九日吏部奏益都縣知縣孫廷翰等改補教職奉

上諭依議教官有訓督生員之責若其人過於衰老亦不可補授著行文各省督撫有不勝知縣之任改補教職人員務必驗看尚可補用教職者題請改補其衰老已甚者著以原品休致

又

諭吏部朕從前恐天下督撫叅劾屬員或有不公致受屈抑曾降諭旨令歷年廢官具呈都察院查核題明引見當經補用數員令見年羮堯題叅金南瑛等數人皆屬誣枉又如湍保之叅汀州府知府何國棟有意揣摩迎合朕深鄙其為人已經降旨令湖州府知府曹掄彬曾有人在朕前叅奏伊於門生吳襄蔡嵩差往督學時有所需索朕降旨問石文焯如此之人豈能為清白吏石

文焯奏稱曹掄彬居官尚屬謹慎後石文焯離任將諭
旨移交法海法海未悉情由將曹掄彬題叅並將接受
諭旨之處具摺聲明但因委令親審屬縣人命曹掄彬
以鹽案限期將屆不能兼審命案而法海竟以抗違玩
視人命題請草職情罪未協曹掄彬著暫留浙省俟法
海來京問明再降諭旨朕為天下臣民之主一夫不獲
尚廑朕懷豈可令郡縣司牧枉受冤抑乎朕屢降諭旨
令督撫務宜秉公體恤屬員今金南瑛等案既經發覺

恐此外尚有冤抑之員嗣後道府以下知縣以上各官有實在冤抑被㕘降革者仍令赴都察院具呈確查原㕘緣由核實具奏其並無冤抑係已身實有罪愆人品不端才力不及之人混行具呈者亦必重治其罪

二十日

諭大學士等天庾積粟漕運最為緊要而通商裕國關稅亦應留心朕上年因恐糧船遲滯曾有旨船至大江不可攔阻搜查致生事端有誤漕運今聞各糧船有於兑

糧起運之後即多包攬貨物及回空時又多夾帶私鹽此皆由經過馬頭處所停留裝卸而地方官不行嚴查之故也夫窮丁裝帶些微貨物情尚可恕至私鹽乃大干法紀之事況斷無沿途零買零賣之理必有一定地方其裝卸亦必非俄頃可辦必須二三日工夫若該地方官果實力稽查自然弊絶其如何稽查如何勸懲必使裕課通漕兩得其宜並行不悖著總漕張大有安徽廵撫李成龍會同虚公詳議具奏又聞糧船中有帶火

炮鳥鎗火藥者伊等皆係合幫結隊而行不畏盜賊火炮鳥鎗安所用之著通行嚴禁該管地方官弁若虛應故事陽奉陰違一經察出決不輕貸

又

諭內閣直隸大名府屬之滑縣濬縣內黄縣為河南漕運所經地雖接壤而屬則隔省聞多有呼應不靈之處以致河南糧艘年年遲誤糧運乃河南專責且大名府所屬計一州十縣彰德府所屬只一州六縣衛輝府所屬

只六縣若以滑濬內黃三縣分隸彰德衛輝則多寡既均而於運道得專責成亦有裨益著九卿速議具奏

二十一日

諭大學士等據候選知府高大魁奏稱年羮堯從西安起程赴任杭州時一車兩馬僕從數人布幃轎車等語年羮堯平日狂妄僭越貪污狼籍之處不可枚舉令以總督陞授將軍有何屈抑而為此困苦怨望之狀其意不過欲使人見之謂朕挫抑清介効力之臣令不美之名

歸之於朕耳掩其贓污以示廉潔此等狡詐將欲誰欺聞其將所有貲財產業分散各處藏匿寄頓直隸四川江南尤多著直省督撫提鎮通行各該地方文武官員備悉嚴查令藏匿寄頓之家速行出首免其治罪倘有絲毫隱漏一經發覺將藏匿寄頓之人照逆黨例立即正法其不行查出之督撫該管官員一併從重治罪高大魁著回京其奏摺著年羹堯明白回奏

又

諭大學士等滇黔西粵俱苗彝雜處之區聞黔之安籠滇之廣羅廣南粵西之泗城鎮安安隆上林等協營為三省交界之處層巒疊嶂苗彝巢穴其間每與鄰省小嫌輒相讐殺本地捕緝則竄往鄰省以致案牘難結必得大員統轄始於撫循巡緝有濟查貴州之安籠鎮本為控馭苗蠻而設其駐劄之地與廣西雲南所屬地方均為接壤若將廣西雲南接壤之土司與改流地方各協營汛悉受安籠鎮節制而該鎮亦受三省督提節制其

將弁之舉劾兵丁之汰補糧餉之銷算仍照各本省舊制惟於苗蠻讐殺刼擄諸事悉令安籠鎮總兵就近調度庶緝苗有專責而地方得以寧静朕所聞如此未知果否有益邊疆著雲貴總督高其倬廣西巡撫李紱署貴州巡撫石禮哈廣西提督韓良輔悉心商酌各出所見詳議具奏

二十三日

諭大學士等前據年羮堯摺奏鎮海堡城外之戰我兵已

將賊人殺敗城內都統五哥帶領滿兵及察哈兒兵開城西門前後亂跑尾追賊後搶掠物件以致賊人折回斫傷西安驍騎校一員滿兵一名察哈兒兵二名五哥首先敗回又復衝硼綠旗隊伍致鎮海營千總與兵卒帶傷者十有餘人其餘行事昏憒不知羞恥席倫圖輕浮妄言狂吗無禮皆軍事所最忌者臣是以即行撤回等語朕比時即批示令其具本參奏隨據年羮堯奏稱都統五哥席倫圖本應參劾然臣之受恩威權太重若

再叅兩都統於臣不利伏乞暫賜優容置之閒散之地等語朕是以將五哥席倫圖調回令其別處効力令據護軍叅領常明奏稱羅卜藏丹津侵犯康城邊界時年羹堯令臣到鎮海堡送信與都統五哥五哥隨帶西安滿兵一百名察哈兒兵三百八十名入守鎮海堡凡四晝夜至第五日令陞總兵之宋可進帶西寧綠旗兵一千五百名來赴臣與都統五哥叅將張家翰同率在城滿洲蒙古綠旗兵丁六百餘名出西門向城下排列與

賊戰賊即奔敗因深入賊壘交戰西安正藍旗驍騎校署叅領四哥鑲藍旗披甲達三保陣亡正黃旗領催署驍騎吳泰等五六人俱數處重傷察哈兒兵亦有陣亡及受傷者此皆世受國恩遇敵感憤報効死傷之人臣不敢隱匿謹此奏聞等語常明身在軍前所奏如此與年羮堯從前所奏迥異且年羮堯既稱五哥首先敗回種種失律之處彼時又不叅劾及朕降旨令其叅奏又云臣威權太重不便又叅兩都統夫行軍之道只論功

罪之當否豈可意為輕重且以年羮堯之擅作威福所參者豈止兩都統而至此忽又懼威權太重於身不利求朕委曲從寛耶令覲常明所奏當日在事官兵奮力殺賊有受重傷者有陣亡者此等深屬可憫五哥等既無失律之罪則効力之官兵等應加優卹此案功罪不便含糊歸結著年羮堯明白回奏

二十四日

諭吏部外任官員廻避本族例俱赴京另補朕思督撫兩

司及統轄全省之道員其本族之人迴避者自應赴京另補若分巡數府之道員及知府同知通判知州等官所管止於一府一州鄰府鄰州非其所轄其屬員職分卑微若必一例赴京另補未免往返稽延艱難拮据深可軫念嗣後遇此等應行迴避之員著該督撫即於本省内調補如此則屬員既遵本族迴避之例而又無另補守候之苦於公私均為有益爾部即遵諭行

又禮部等衙門請動用工部銀兩修理𢠵親王墳院

奉

上諭據奏由工部給銀雖係定例但密親王子年幼諸事未諳或恐不敷所用著蕭永藻盧詢范時繹照裕親王山園式樣公同料估委賢能官員動工部帑銀伊等監察修造

二十六日奉

上諭岳鍾琪所叅臨洮知府白訥涼州同知張梅皆係年羮堯信用爪牙招權納賄兵民共憤此二人俱著草職

照岳鍾琪所請發西寧修大通城効力其任所貲財令該督查明造册看守其本籍所有財產亦著落各該旗該撫即行查明看守勿致疎漏此二人之罪令尚未至抄沒若果實在効力則已如不實在効力再從重治罪

又奉

上諭今年雨大屋漏墻歘者多朕軫念披甲人等家貧不能修理特加恩賜務使人人得所著動戶部庫銀九萬兩賞給八旗每旗一萬兩上三旗内府佐領一萬兩令

得修理房屋著八旗都統前鋒統領護軍統領副都統
内務府總管將作何分別賞給之處會議請旨
二十七日吏部等衙門議覆外省調補草職等官勒
限歸旗奉
上諭此内議稱應令歸旗人員僻路無驛站之處限每日
行七十里等語一日行七十里未免緊迫著改為五十
里餘依議
三十日兵部將失察臺灣換班兵丁船内偷帶無照

民人之守備邱延祚等議處具奏奉

上諭此事朕曾特降諭旨嚴行禁止此案於失察官員議處太輕再查出拏送之官亦應議叙將本發回著再議具奏嗣後如仍有將無照民人夾帶船內偷渡者發覺之日朕必將該總督提督一併治罪

世宗憲皇帝上諭内閣卷三十三